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·蕴庐文萃

岭南名人遗迹

陈荆鸿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
合编

岭南文库
知识书系

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蕴庐文萃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合编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

岭南名人遗迹

陈荆鸿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岭南名人遗迹 / 陈荆鸿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9.12

(岭南文化知识书系)

ISBN 978-7-218-06490-1

I. 岭… II. 陈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1586 号

责任编辑	沈展云
封面设计	邦 邦
责任技编	黎碧霞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 (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)
印 刷	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(厂址: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)
开 本	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	2.968
插 页	1
字 数	40 千
版 次	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5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218-06490-1
定 价	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【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 电子邮箱: sales@gdpph.com】

图书营销部: 020-83781020 83790604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选平 朱小丹 杨应彬 杨资元
吴南生 张 磊 张汉青 欧 初
钟阳胜 蔡东士 颜泽贤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林 雄 岑 桑 (执行)

副 主 编：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 黄尚立
王桂科 陈海烈 (执行)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桂科 方健宏 吕克坚 朱仲南
庄 昭 刘斯翰 李锐锋 岑 桑
辛朝毅 沈展云 张健人 陈泽泓
陈俊年 陈海烈 林 雄 金炳亮
倪俊明 黄尚立

出版说明

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、灿烂多彩、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，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。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、整理和研究，虽已有《岭南文库》作为成果的载体，但《岭南文库》定位在学术层面，不负有普及职能，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，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。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，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，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。出版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的初衷盖出于此。因此，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可视为《岭南文库》的延伸。

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，选题广泛，覆盖面广，力求文字精炼，图文并茂，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，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。

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、编辑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

2004年8月

《蕴庐文萃》出版说明

陈荆鸿（1903—1993），号蕴庐，广东顺德龙山乡人。著名学者和报人，民国年间任广州《越华报》社长、总编辑。寓居香港四十多年，曾任《循环日报》社长、总编辑，先后受聘于香港多家大专院校，任教授、系主任。

陈荆鸿先生雅人深致，文史渊冲，深研明、清、民国岭南人物及文献。以表彰晚明志士，萃力尤多，名重一时；又于岭南人物、艺林遗闻以及山川形胜风尚习俗，品藻月旦，摭忆掇拾，著述甚丰。诗书画虽为馀事，亦彬彬可观。遗著由其家人哀集为《艺文丛稿》、《海桑忆语》、《蕴庐诗草》及《独漉诗笺》，自印于香港；尤以《独漉诗笺》为一生学问结晶，于清初岭南著名诗人陈恭尹《独漉堂诗》，考订史实，表微本事，用力至深，为学界所推重。然其著作之行世，囿于香港一隅，鲜为内地读者所寓目，洵为憾事。

《独漉诗笺》已于2009年5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。今再从陈荆鸿先生遗文《艺文丛稿》、《海桑忆语》中编辑有关岭南之文史随笔，编为《蕴庐文萃》，曰《岭南名人谭丛》、《岭南名人遗迹》、《岭南谪宦寓贤》、《岭南诗坛逸事》、《岭南艺林散叶》、《岭南书画名家》、《岭南名胜记略》、《岭南名刹祠宇》、《岭南风物与风俗传说》、《海桑随笔》，凡十种，使广流布。

蕴庐先生文稿，大多在数十年前刊于香港报章，手民之误，鱼鲁豕亥，编者勉作力所能及之订正；引用诗文甚多，亦尽量检索原文，一一核对，恐仍有失校；文中所引著述，多无书名号，一律加上；间有冷僻词句，则以括号略作解释；历代年号干支，加以公元年份。作者行文古雅，遣词用字，自有传承出处，或异于当今规范，如辗转作展转，匾额作扁额，熏陶作薰陶等等，一仍其旧，概不更易。编辑失当之处，敬请读者不吝指出，俾再版时改正。

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部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

目 录

冲虚观葛洪遗迹	1
韩愈官阳山的流风遗迹	4
苏轼谪居海南的流风遗迹	9
文天祥词及其在粤的遗迹	14
包青天在肇庆之遗迹	18
由李子长墓说到西樵胜景	21
张九龄遗墓与曲江风度楼	25
重修屈翁山遗墓的经过	31
重修祥云岭陈元孝墓详述	38
顺德大良之陈岩野祠墓	46
南粤王赵佗的故事及其遗墓	51
广州河南的王兴将军墓	57
流花桥畔君臣冢	62
阳江张太傅祠墓纪闻	65
厓门慈元庙与斗门张世杰墓	68
南宋末朝君臣在粤的陵墓	74
由任嚣墓说到广州光孝寺	78

冲虚观葛洪遗迹

《晋书》载：“葛洪，字稚川，晋成帝咸和初，为散骑常侍。领大著作，固辞不就。闻交趾出丹砂，求为勾漏令，携子侄过广州，刺史邓岳留之，不听，乃止罗浮山炼丹，丹成尸解。所著言黄白之事，名曰内篇。其余驳杂通释，名曰外篇。自号抱朴子，因以名书。余所著《神仙传》、《集异传》、《肘后方》，及碑诔诗赋杂文，共数百卷。”

葛洪到了罗浮山后，居住在朱明洞，



葛洪之像

葛洪像

亦即道书所谓第七洞天福地。洞旁有冲虚观一所，观旁还有洗药池，炼丹灶等遗迹。《广东新语》却有声有色地说：“葛稚川丹灶，夜辄有光见于龙虎峰上。取灶中土，以药槽之水洗之，丸小粒投于水中，辄有白气数缕，冲射四旁，生泡不已，嗤嗤有声。倾之，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，然后融化，服之可疗腹疾，道士号为丹渣。灶高五尺，周六丈，旁有八卦石一方，盖昔时镇炉之用者。”观的后山，便是葛仙翁墓，常有五彩大蝴蝶，飞舞其间，迷信神话的人，说是葛洪羽衣所化的呢。

冲虚观的原址，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，由朝廷敕赐扁额，成了名山胜迹。旧藏有铜龙六具，铜鱼一尾，说是唐时帝皇赐物。苏轼南迁时，曾欣赏过，谓：“二物非金非石，非铜非铁。龙各具四足而微鳞，鱼则空洞其中而无孔。坚若窑瓷，轻若木叶，真神物也。”那是否动物化石，少见多怪，因而故神其说，正未可料。而该物经过年湮代远，大约久已遗失。所以清初陈元孝诗，已有“赐物存亡问六龙”之句，如今询问观中道士，也茫然不知所答了。该观虽历千年，但屡经重修，到现时还很完整。观内中座是葛仙祠，前面有玉简亭，放置明永乐时所赐玉简。门外古木参天，地方辽阔，确令人心

境泰然，有谢绝尘嚣之想。

到罗浮山游玩的人，例须找山内的寺观借宿的，冲虚观便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。道士们很懂得招待客人，无形中将该观布置成山中旅舍，弹弓床褥，窗明几净。最妙的还是斩伐山中巨竹，连接起来，作大水管，引山泉到厅房里去，瓷盘洁具，居然也和都市一般，有自来水可用。他们将左右偏厢，清楚划分，一面用来招待男宾，一面用来招待女宾。所不同的，都市的旅舍，订有房租价格，而他们呢，仍是沿着惯例，拿个香缘簿，任凭你随意签助香油而已。我认为山林中的居停，那里算是最舒适而且最现代化的。至于食的问题，更是丰俭由人，看所发的代价，和你备办。记得我居住的时候，他们享我以山蛙山鱼，山笋山菌，就地取材，别有风味。现在事隔多年，不知还似旧时否？

韩愈官阳山的流风遗迹

《唐书》本传载：“韩愈，字退之，邓州南阳人。先世家昌黎，故又为昌黎人。生三岁而孤，嫂郑氏鞠育之。幼喜读书，比长，尽通六经百家学。擢进士第后，张建封辟为府推官，继迁监察御史。以上书极论宫市，贬阳山令。元和中，复为博士，累进中书舍人，迁刑部侍郎。唐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，愈上表极谏，贬潮州刺史。后召拜国子祭酒，累迁吏部侍郎，卒谥曰文。所为文章，宏深奥衍，佐佑六经，卓然成一家言；后学之士，取为师法，有《韩昌黎集》传世。”

在唐宋八大家中，因贬官到岭南来，先后两易其地的，前有韩愈，初贬阳山令，再贬潮州刺史；后有苏轼，初贬惠州安置，再贬琼州别驾。正因为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，所以流风余韵，至今人犹思之。韩愈服官潮州，只是短短的时间，而潮人对他，

却不胜怀念，山则名之曰韩山，江则名之曰韩江，树则名之曰韩木。纪念之切，可谓无微不至。当他早期来粤任阳山县令时，也有不少流风遗迹，但久经湮没，远不像在潮州那末煊赫人口呢。

阳山是粤中一个偏僻的小县，韩愈服官那里，可说是政简刑清。他曾到县东三门滩下垂钓，有《阳山送区册序》一文，其中

几句道：“与之荫嘉林，坐石矶，投竿而渔，陶然以乐。”于是，该地后来便有一个韩文公钓鱼台。在潮州，有一间韩山书院，是人所共知的。但在阳山，也有一间所谓尊韩书院，说是韩愈曾在那里读书的故址呢。阳山县，往时是隶属连州的，连州，亦即连县。连县有一个燕喜亭，由唐朝以至清末，不知重修了多少次，还是屹然存在着。徐花

韓愈



清人绘韩愈像

农的《粤东葺胜记》，称为“燕喜弦歌”，列作三十二景之一的。该亭是唐贞元间，吏部侍郎王宏中，谪官连州时所建；而亭的碑记却是韩愈所作，人们所以珍之重之的，当然不是纪念王宏中，而是在于韩愈的一篇大文章《燕喜亭记》而已。

该碑记这样说着：“太原王宏中，在连州与学佛人景常元慧游。异日，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，邱荒之间，上高而望，得异处焉。斩茅而嘉树列，发石而清泉激。辇粪壤，燔榴翳，却立而视之。出者突然成邱，陷者呀然成谷，洼者为池，而阙者为洞；若有鬼神异物，阴来相之，自是宏中与二人者，晨往而夕忘归焉。乃立屋以避风雨寒暑，既成，愈请名之。其邱曰俟德之邱，蔽于古而显于今，有俟之道也。其石谷曰谦受之谷，瀑曰振鹭之瀑，谷言德，瀑言容也。其土谷曰黄金之谷，瀑曰秩秩之瀑，谷言容，瀑言德也。洞曰寒居之洞，志其入时也。池曰君子之池，虚以钟其美，盈以出其恶也。泉之源曰天泽之泉，出高而施下也。合而名之以屋，曰燕喜之亭，取《诗》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。”按该记全文，具载昌黎集，魏仲举注云：“韩公于贞元十九年（803）十二月，自监察御史出为阳山令时作。阳山于连为属邑。”至于该唐刻的碑石，



燕喜亭

已不知亡佚于何时，后来所存，是明朝时重刻的。

又有一篇《连州燕喜亭后记》，是李颙所作。李颙，是韩愈的外孙。该记大致说道：“余自幼伏览外王父昌黎文公《燕喜亭记》，则知连州山水之殊。亭之称，因记为天下所嘉。连为郡，既远且秀，亦因亭而高。时谈山水可娱者，校数连矣。中州人既以连遐远，不可得与游，皆依记以图为馆宇饰，味山水者，莫不目登心到焉。如此则亭岂可荒，记岂可仆乎。三年冬，余侍行承诏于连，水陆南驰，幽无所据，志无所用，乃

纵业于山水，以资养志，况又外祖所记亭在是耶，昔闻今见必矣。数月，刺史武公至，得余址焉。石记断僵，莓昧其字，公整而修之，征记本于余家，易石而琢之，不旬就矣。于旧不移不损，换而为新，命余记其迹，时会昌五年十一月五日。”按会昌是唐武宗年号。刺史武公，是指连州刺史武兴宗。照此看来，由唐德宗贞元十九年（803），至唐武宗会昌五年（845），只是四十三年，韩愈的碑记已经过重刻一次。后来直至明朝，又事重刻，文以人重，是很显明的。爱屋及乌，于是该亭更成了地方胜迹，千年而后，到清末也得保存着。如今迭经世变，此区区者，还无恙否，那就不很清楚了。

苏轼谪居海南的流风遗迹

苏轼留海南的韵事，我曾写过文章说过了。他无论遭遇到什么恶劣环境，都能够善自排遣；无论到什么地方，都乐意装点山林，留给人们以怀想。所以，儋州的载酒堂，便成了当地名胜之一。

所谓载酒堂，在儋州东南二里，是土人黎子云拨地，而由苏轼和友人们合资建筑，作游息之所的。在东坡诗集里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儋人黎子云兄弟，居城东南，躬农圃之劳，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。居临大池，水木幽茂，坐客欲为酹钱作屋，予亦欣然同之，名其屋曰载酒堂，用渊明怀古田舍韵作诗二首。”其一：“退居有成言，垂老竟未践。何曾渊明归，屡作敬通免。休闲等一味，妄想生愧赧。聊将自知明，稍积在家善。城东两黎子，室迩人自远。呼我钓其池，人鱼两忘反。使君亦命驾，恨子林塘浅。”其二：“茅茨破不补，嗟子乃尔贫。

菜肥人愈瘦，灶闲井常勤。我欲致薄少，解衣劝坐人。临池作虚堂，雨急瓦声新。客来有美载，果熟多幽欣。丹荔破玉肤，黄柑溢芳津。借我三亩地，结茅为子邻。鸬舌傥可学，化为黎母民。”

苏轼离儋州北还后，海南人建了一间东坡祠，在他故居桄榔庵侧，用来纪念他。岁久倾圯，于是又移筑到载酒堂去。据范梈所作碑记称：“先生事宋神宗，绍圣间，被谴谪儋州，无地可屋，尝偃息城南桄榔林，有铭石。先生居儋四年，计平生所历为久。而迄宋之世，儋无祠。延祐四年（1089）春，乃求其偃息之地，构堂三间，而像其中，周以堂庑门室，两庑为房，将以处郡人子弟，择师教焉。命儒者六十家，奉祠事，儋州今为南宁军云。”那是元朝时候的记载，后来历代对那名胜之区，都有修葺。

苏轼贬居到儋耳去，是从徐闻渡海，在琼州海口登陆的。他自称：“行琼儋间，肩輿坐睡，梦中得句云：千山动鳞甲，万谷酣笙钟。”琼山，只是他中途必经之地而已。可是他无处不流连，无时不点缀地方胜迹。在琼山东北二里许，便有所谓浮粟泉，在东坡诗集里，载有酌亭诗并序，这样写着：“琼山郡东，众泉奔发，然皆冽而不食。丁丑岁（1097）六月，南迁过琼，始得双泉之